

A Collection Papers on the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突厥语词典》 研究论文集

Chief editor Xiao Zhongyi

主编 校仲彝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人民出版社

H211.36-53

1

A Collection Papers on the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

Xiao Zhongyi chief editor

主编 校仲彝

Xin 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 主编 校仲彝.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28-10088-3

I.突... II.校... III.突厥语—词典学—文集
IV.H211.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362 号

《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

主 编 校 仲 彝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定 价	80.00 元

赛福鼎·艾则孜在“中国《突厥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

(2000年10月10日)

尊敬的专家学者、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中国《突厥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即将在乌鲁木齐召开，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突厥语词典》是我国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一部突厥语辞书。作者历尽艰辛，经过长期调查研究，以丰富的资料介绍了当时使用突厥语的诸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因而该书被誉为中世纪维吾尔族的百科全书。

《突厥语词典》是祖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经典巨著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建立了西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多所民族院校及科研机构。在加强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加大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力度等方面，我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过建议。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建议很重视。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开设的突厥语专业及相关课程，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设立的。几十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在课题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对《突厥语词典》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课题。自该词典被发现和不同文种的版本问世以来，世界各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三卷本的现代维吾尔文译本《突厥语词典》出版以后，我国学者加快了对该词典的研究步伐，一些研究成果也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近期，这部词典的汉文版也即将出版发行。这不仅能为更多的从事突厥语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也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维吾尔民族，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愿借此机会，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并通过你们向从事维吾尔族文化研究和传播事业的各族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少年时，我曾立志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但未能如愿。现在，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由于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不能同大家一道从事《突厥语词典》的研究工作了。但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谈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突厥语词典》首先应是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突厥语诸民族的文化遗产，更是祖国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2)在《突厥语词典》的研究中，应将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与祖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联系发展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认识维吾尔族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

所起的作用。

(3)对《突厥语词典》的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大力提倡学术民主的作风。

同志们,世界将跨入21世纪,今日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祖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已经开始实施。我们各民族专家学者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对《突厥语词典》进行研究,并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我想在此借用《突厥语词典》中的一句谚语与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勉:一个一个积成千,一滴一滴汇成湖——“birin birin mñj bolur ,tama tama köl bolur”。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 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 千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5年10月4日)

各位学者、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刚刚结束,今天我们在文化古城喀什市隆重举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千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我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区内外各位专家和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我国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突厥语词典》的作者。今年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千年,我们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故乡举办纪念“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千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促进我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治区对举办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千年全国纪念活动十分重视,并在今年5月专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举办这次纪念活动的有关事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语委、文化厅、社科院、社科联,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地委、行署及疏附县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到会,并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今天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我感到十分高兴。借此机会,我谈几点意见,供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志们参考。

(一)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年来的辉煌成就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新疆悠久的发展历史上,这50年虽然是短暂的,但却使新疆从“一穷二白”大踏步走向了文明、繁荣、进步。50年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疆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我区生产总值达到2203亿元,是1955年的42倍;财政总收入32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5亿元,是1955年的90倍。1955~2004年,全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8000亿元,建成了一大批关系新疆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为我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社会事业有了巨大进步。50年来,我区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

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8.8%,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86.3%,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2%以下,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到92%以上,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民族文化已深刻融入到中国多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区少数民族文学经过50年的发展,已进入收获的最好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翻译、出版、研究、教学已初具规模,形成体系,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初步形成,并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知名作家和优秀文学作品。

三是各族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50年来,我区各族群众吃、住、行和看病、受教育等方面的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族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生活逐渐殷实的日子。2004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24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03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初的不足30岁增加到现今的近70岁。

四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各民族翻身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建立并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得到充分尊重,十二木卡姆、阿肯弹唱、那达慕大会等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回顾5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新疆50年发展的辉煌成就,才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新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关于我区今后美好的发展前景

当前,我区正处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呈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具体讲:一是发展的优势越来越突出。不仅水土、光热、矿产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而且向西开放地缘优势也更加突出。二是发展的自身条件越来越好。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有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我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三是中央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并就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为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紧围绕“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新战略,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努力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要进一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推进粮、棉、畜、林果四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不断提高我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依托优势资源,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做大做强石油、石化工业,大力发展煤电、煤化工产业,加快特色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不断提高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水平;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不断提升我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坚持“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积极开拓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提高我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我相信,有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各族干部群众的奋发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新疆建设得更加和谐稳定、更加繁荣进步。

(三)关于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工作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事业作为“精神的火炬”和“奋进的号角”,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各族文化工作者肩负着凝聚力量、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特殊使命,担负着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因此,如何科学地开展对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我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每个文化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也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第一,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趋势,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外文化的直接碰撞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境外,而且大量发生在境内。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就更加要求我们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应当具体体现在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上,体现在每一位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体现在研究成果对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实际贡献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把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同坚持崇高的学术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立足“两个共同”,把理论创新提升到新的境界。

一部新疆的历史,就是各族人民内求统一、外御强敌的历史,就是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历史。新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有一些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中外许多学者在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探索,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尤其是这些年来,国外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利用新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散布了种种歪曲和杜撰新疆历史、包括新疆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历史的谬论。对此,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针锋相对,正本清源。广大文化工作者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不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目标成为现实。

第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气。

开展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研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有独特的规律,是一种需要广博知识和扎实理论素养的复杂的精神劳动。我们要始终坚持“二为”方向,自觉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哲学社会科学规律,尊重专家学者的创造性劳动,为他们的探索和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要正确处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对学术问题,要鼓励创新和探索,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思想的争鸣和切磋,提倡科学说理的批评与反批评。要积极倡导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学术氛围,鼓励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不断认识真理,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要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使我们的各项研究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进一步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要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要求和时代的要求,审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研究,坚决防止和克服在历史文化问题研究中出现的主观随意、对前人和外国人的研究不加分析、照本宣科等错误倾向。

第四,坚持抓好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努力营造鼓励探索、鼓励创新的研究环境和氛围。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关心和培养下,50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从事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但要适应新时期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壮大这支队伍,使这支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队伍建设方面,一是造就一批牢固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专家学者。通过他们,带动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繁荣,通过他们,使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特色。二是要推出一批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他们与学科的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往往能带动整个学术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三是要抓好青年学者、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要着眼于各少数民族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未来,多关心、多鼓励、多扶持青年学者,努力培养一批年富力强、政治过硬、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学术研究骨干。崇尚学术道德,弘扬良好学风,是我们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各民族专家学者在提高学术素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中,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加强团结合作,潜心学术研究,多出精品,出上品,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

同志们,1000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诞生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这样伟大的语文学家,产生了著名的《突厥语词典》。作为研究中亚各国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是中古时期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繁荣的丰硕成果,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突厥语词典》不仅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一部具有极高历史学术价值的重要文献。更为可贵的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编纂这部著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在词典编纂学中追求完美和创新的精神,在今天对我们仍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尤其要提到的是,他在《突厥语词典》中对“秦”这个名词的解释,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古代中国三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并特别强调喀喇汗王朝与中原之古都是秦——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共同成员。这对当前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散布的种种反动的历史谬论,无疑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沉重打击。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领导,积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光大,并以此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促进自治区的“三个文明”的建设。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和各族专家、学者要加强学习,认清形势,深刻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再创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辉煌,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谱写我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预祝学术研讨会硕果累累,圆满成功!

目 录

赛福鼎·艾则孜在“中国《突厥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 …	(1)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千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上的讲话	(3)
《突厥语词典》研究述略	校仲彝 (1)
《突厥语词典》及其作者	胡振华 耿世民 (12)
关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 地图(上)	张广达 (16)
漫谈古代维吾尔文学 (维吾尔族) 阿不都热依木·吾铁库尔	校仲彝 译 (29)
哈喀尼耶语与和田方言 (维吾尔族) 伊敏·吐尔逊	校仲彝 译 (39)
学习《突厥语词典》语言的体会 (维吾尔族) 热外都拉	马俊民 译 (51)
《突厥语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的关系 (哈萨克族) 尼合迈德·蒙加尼	校仲彝 译 (55)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及其《突厥语词典》中所叙述的文学语言 (维吾尔族) 米尔苏里唐·乌斯曼	校仲彝 译 (77)
从《突厥语词典》看古代和田的语言和民族	李吟屏 (88)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突厥语词典》	李 恺 (90)
谈《突厥语词典》中所引诗歌的哲学价值 (维吾尔族)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 李 雍	译 (95)
《突厥语词典》第一卷研究	校仲彝 (102)
试论十一世纪维吾尔语的语言特点——学习《突厥语词典》第一卷	叶少钧 (119)
论《突厥语词典》中的主要文学语言——哈喀尼耶语 (维吾尔族) 伊布拉音·穆提义 王 启	译 (129)
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回鹘文化 (维吾尔族) 艾斯开尔·胡赛音 叶少钧	译 (135)
试论十一世纪维吾尔语词的构成——学习《突厥语词典》	叶少钧 (146)
《突厥语词典》中的民间传说	廖泽余 (158)
关于“桃花石”	周建奇 (163)
《突厥语词典》与民间文学	郎 樱 (173)
试论《突厥语词典》中所引歌谣的古典意义及 艺术性	(维吾尔族) 伊米提·麦合苏提 (182)

《突厥语词典》第一卷新疆地名研究	牛汝辰 牛汝极 (187)
《突厥语词典》第三卷地名译释	牛汝辰 牛汝极 (196)
《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	陈宗振 (198)
再论《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	陈宗振 (208)
《突厥语词典》中的诗歌、谚语及其文化透视	邓 浩 (216)
《突厥语词典》名词的语法范畴及其形式	邓 浩 (243)
《突厥语词典》及其相关问题——为长篇小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出版而作	(维吾尔族) 伊布拉音·穆提义 哈力达·穆提义 译 (257)
《突厥语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游牧文化	袁舍利 (266)
《突厥语词典》的基本元音系统及其元音和谐研究	赵明鸣 (276)
《突厥语词典》的文化语言学价值	牛汝极 (289)
哈萨克语和《突厥语词典》名词格的比较研究	黄中祥 (298)
《突厥语词典》所載地名的历史价值	(维吾尔族) 霍加阿合买提·优努斯 魏 江 译 (303)
“黑汗”朝名称考——“黑汗”非“喀喇汗”译名辨	蒋其祥 (307)
《突厥语词典》中的新疆史事	薛宗正 (314)
再谈《突厥语词典》汉文译名的确定	校仲彝 (321)
论《突厥语词典》的语言学价值	(维吾尔族) 库来西·塔依尔 (325)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与田野调查方法	(维吾尔族) 热依拉·达吾提 (332)
《突厥语词典》与维吾尔族饕餮文化	夏雷鸣 (337)
从《突厥语词典》看维吾尔语复辅音的发展	张 洋 (344)
《突厥语词典》诠释四题	李树辉 (348)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维吾尔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维吾尔族) 海热提江·乌斯曼 (355)
《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论著题录(国内部分)	校 平 (364)
本文集作者简介	(384)
后 记	(385)

《突厥语词典》研究述略

校仲彝

《突厥语词典》是我国喀什噶尔(即新疆喀什)突厥语文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文编著的一部突厥语辞书。成书的时间在公元11世纪70年代后期,相当于宋神宗熙宁丁巳年,距今已有930年之久。

国内外学者^①认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系喀喇汗王朝王室成员,可能就是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首领穆罕穆德之孙、侯赛音之子,其全名是麻赫穆德·依本努尔·侯赛音·依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他是1058年发生的一次宫廷流血事件中的幸免者,曾在突厥地区的城镇、村落、牧区避难十余年^②,最后流亡到巴格达。《突厥语词典》正是在巴格达完成,并奉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吾布勒哈斯木·阿布都拉陛下^③。

《突厥语词典》原稿已佚,现在仅有公元1266年的抄本传世。抄本共638页,内容包括两个部分:麻氏撰写的引言,译成汉字约1.7万字;《突厥语词典》正文,共收6860余个词条。此外,在抄本末页抄写者附有简短题记。

这部《突厥语词典》显著的特点是用阿拉伯文给突厥语词注音释义。为了阐释词义,在一些词的条目里,除例词例句外,还引用了内容丰富的各类资料,而其中有些资料史籍未载,鲜为人知,对于了解和研究古代突厥民族及其部族、部落的语言、历史、文学、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情况弥足珍贵。

麻氏不平凡的经历和所著的《突厥语词典》的价值,一直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近90余年来,《突厥语词典》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下面分两个阶段简述《突厥语词典》研究概况。

一、《突厥语词典》前800年沉浮录

据土耳其学者讲,《突厥语词典》手稿在阿拔斯哈里发宫廷存放了一段时期,便不胫而走,被阿拉伯学者辗转抄传,因而曾有几种抄本^④。不过,除1266年抄本之外,至今尚未见到另外的抄本。

目前,学术界认为,麻氏是从1072年1月25日(星期三)开始编写这部书的,经

①以德国历史学家O.Pritsak的论述最为有力,可参考其作品《喀什噶里其人》,载Turkiyat Mecmuasi 1953年第10期。

②麻氏是在避难期间,“遍历了突厥的城镇和村落,查明了突厥、土库曼、乌古斯、奇吉尔、样磨、黠戛斯等语言”的情况,为《突厥语词典》编纂积累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敬业精神、治学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③Divanü Lûgat-it-Türk Tipki basımı,p.3,1941 Ankara.

④M.Şkir ülkütaşır:Büyük Türk Dileci Kaşgarlı Mahmut,Ankara 1972.

多次修改,于1077年1月9日(星期一)定稿。

据罗伯特·旦考夫先生所写《突厥语词典》英文版导言介绍,麻氏的手稿是1258年之后和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一起迁到了Mamluk王国。当时,在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宫廷里,如同原巴格达宫廷那样,说阿拉伯语的人们面临学习他们的统治者的语言——突厥语的实际需要。书稿的新主人雇用了一位波斯人(其原籍萨微,迁居到了大马士革)抄写此书。抄写人^①于1266年8月1日(星期一)抄完全书,其抄写地点在大马士革或者在开罗。书的新主人精通突厥语和阿拉伯语,他让抄写人在扉页上加了按语,以示对那些认为麻氏《突厥语词典》中描述的是土库曼语的人们的不满。

从这时起麻氏的原稿便消失了。

此后的一个或一个半世纪里,至少有2~3位后来人改动过抄本的内容。有一位给全文中的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注了音,改动了突厥语部分的注音使之适应当时通行于Mamluk人中的克普恰克方言。从这些改动和笔迹看,此人可能生活在14世纪晚期的大马士革或埃及。另外两个人的活动一定发生在1422年之前,因为这本书稿1422年仍在开罗。

1517年,土耳其征服Mamluk王国之后,1266年抄本被带到伊斯坦布尔。在以后的几百年里,有几位土耳其人研究过这本书。有人在书页空白处加了两个注释,有人改正过文中内容。从其改正来看,他手头很可能另有一个抄本。

大约在1650年左右,土耳其著名作家Kâtib Gelebi(Hacci Halifa)见到了《突厥语词典》的一个抄本,因为他在其多卷的阿拉伯语书目Kasf az-zunün中谈到这本书^②。

一般认为,Kâtib Gelebi一定见过与现有的不同的另一个《突厥语词典》抄本,因为他提到的书名是“Diwan of the Turkic Language”,而不是“Diwan of the türkic Dialects”,当然,也许是他读错了书名。

在维吾尔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埃及宗教法官、著名历史学家拜德日丁·迈合穆德·伊本·艾合迈德·伊本·穆萨·安尼——安太比(1930年歿),在其《当代名家史料集锦》一书中,谈到突厥人时,提供了关于乌古斯诸部落及他们的牲畜印记、突厥语及回鹘文字,以及土库曼词汇的含义方面的资料,并说这些是他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词典中获悉的。艾尼的弟弟夏哈比丁·艾赫迈德也参考《突厥语词典》中的某些资料,撰写了《同代人的感赞记》,该书充分地提供了有关突厥诸民族的人种学方面的资料。埃及寺院长老之一、学者伊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于1363年撰写了《幸福的皇冠和政权的尊号》,也摘引了《突厥语词典》的某些片断。安德里斯人艾布·海宴在《突厥语释义》中也提及上述那些作者见

①即穆罕默德·本·阿布巴克尔。

②Mahmud al-Kašyari Diwan Luḡat at-Turk, Robert Dankoff's translation: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Part I,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24.

到过《突厥语词典》之事。

穆斯塔法·伊本·阿布都拉(卡提甫·切莱比)(公元1591~1656年)在其名著《释疑》中,参考过《突厥语词典》,他写道:“穆罕默德之孙、侯赛音之子麻赫穆德的《突厥语词典》系一卷本,其开头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著者(指麻氏)以阿拉伯文注释自己的著作,并说明突厥语是由18个字母拼写的……他的这一著作奉献给了奉天承运的哈里发穆罕默德之子吾布勒哈斯木·阿布都拉陛下”^①。

现有的1266年抄本是《突厥语词典》传世的孤本,被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市Fatih区的民族图书馆。这部抄本历经风雨,时隐时现。据土耳其学者介绍:在20世纪初,土耳其一位妇人从她的男性亲属处得到这部抄本,他告诫她如果因为生活困窘而出售此书,书价不得低于30个里拉。

后来,这位妇人把书稿拿到伊斯坦布尔的书市上出售,这又引出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据土耳其学者里法特的文章介绍,是著名的书籍收藏家阿里·艾米尔先生买下了此书稿。里法特这样记述艾米尔先生的买书经过,艾米尔说:“我有个习惯,每星期尽量去旧书摊转两三趟。而且每次都向书摊主打听有无新货,昨天我又去了。在书贩Burhan Bey的铺子里坐了一会儿。问他‘有什么新货吗?’书贩说:‘有本书,但书主一定要让付30里拉。这书到我手已一个星期了。我本想准能卖个高价,就送到教育部部长Emrullah先生那里,他又交给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研究此事需一个星期,我也答应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去了,他们只答应付10里拉。我说书不是我的,是别人的,30里拉少了一个子也不行。他们说,30里拉能买个阅览室,便不买了,把书还给我了。书主的限期是明天,明天我必须物归原主。请看看,如果您能派上用场,您把它买下吧!’说着,将书送到我手中。我拿过来一看,惊喜极了,别说30里拉,就是3万里拉也值。世上对事物的评价就是不一致,这可是一本突厥百科全书呀!只怪书商不识货。为了不使书商抬价,我强压内心的惊喜,不动声色地说:‘是本名著,但不知完整与否。作者是位喀什噶尔的什么人?干什么的?是穿黄筒靴的文人麻赫穆德老先生……不管怎么说,是本解释词典,若教育部决定付10里拉,那我就付15里拉吧’。书贩说:‘算了,我刚才说过,这书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我就给你了。只是书主要求一定不少于30里拉。如果你不要,我就还给书主’。我问道:‘书主究竟是谁?’他回答:‘是位年轻妇人,是从前的一位名为Nazif Bey的财政部长的后裔……’

“‘好吧,这本书我买了’。但心里想我只带了15里拉,我得取钱去,书必须留下,这当儿,可能还会有人来,书贩会将书拿给他看,他可能买。留下一半钱,可能还行。于是我在心里暗暗向真主求助:‘希望真主能让我在此时与朋友相遇,得到他们的援助,别让书离开我。’

“几经周折,终于凑齐了30里拉买了书的抄本。又付给帮他借钱买书的Faik

^①见《突厥语词典》维吾尔文版,第一卷、第42页。

Resat Bey辛苦费3里拉……”^①

后来, Ali Emir先生把该书后整理工作交给了克里斯利·里法特·毕力盖。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把书稿顺序理好,进一步整理后,终于在1917~1919年以三卷本形式铅印出版。

二、《突厥语词典》近90年来的辉煌

《突厥语词典》抄本铅印出版,成为轰动欧洲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引起了世界突厥学者、东方学者的关注。此后的90年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学者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突厥语词典》已经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还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在翻译研究方面颇有成绩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0个,它们是土耳其、德国、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俄罗斯、匈牙利、波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伊朗、中国和中国台湾等。

喀什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故乡,中国是他的祖国。《突厥语词典》是突厥语诸民族的文化遗产,但首先应当是维吾尔族的珍贵遗产,更是祖国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突厥语词典》翻译、研究工作开展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良好,成绩也相当可观。下面分三部分简要介绍。

(一)《突厥语词典》已经出版的几种文本

1.《突厥语词典》抄本铅印本(三卷本)

1917~1919年在安卡拉出版。由土耳其人阿里·艾米尔和克里斯利·里法特·毕力盖通力合作完成,是根据1266年抄本铅印出版的。

2.《中古突厥语词汇》(或《中世纪突厥语词汇》)^②

1928年在布达佩斯出版。由德国学者卡尔·布洛克曼编纂。是根据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著作并按德文字母表顺序编排了词典的词汇,实际上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突厥语词典〉词汇》索引,共有252页。

3.《突厥语词典》土耳其文译本(三卷本)^③

1939、1940、1941年将一、二、三卷分别在安卡拉出版。由土耳其突厥学大家伯西姆·阿塔拉依翻译。1943年还出版了土耳其文版索引卷。

4.《突厥语词典》抄本影印本和抄本彩印本

1941年在安卡拉出版。由伯西姆·阿塔拉依将1266年抄本原件影印出版。

1990年,以文化部之名在安卡拉出版了《突厥语词典》抄本彩印本。

^①Kilisli Rifat Bilge: Divanü lûgatit-Türk ve Emiri Efendi, Türk Dili sayı 430/ekim 1987.

^②Carl. Brockelmann.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nach Mahmüd al-Kāšraris Divan Lurāt at-Türk. Budapest 1928.

^③Besim Atalay. DIVANÜ LÛGAT-IT-TÜRK TERCÜMESİ CILT1-3 Ankara 1939-1941.

5.《突厥语词典》乌兹别克文译本(三卷本)^①

1960~1963年在塔什干出版。由乌兹别克学者萨里赫·穆塔里勃夫翻译。

1967年,在塔什干出版了由Ю.阿不都热合曼诺夫和С.穆塔里勃夫等人编纂的乌兹别克文本《〈突厥语词典〉索引》,共有547页。

6.《古突厥语词典》^②

1969年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编纂者是:В.М.纳吉列耶夫、Д.М.纳希洛夫、Э.Р.捷尼舍夫、А.М.谢尔巴克。他们都是突厥学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该词典包括《突厥语词典》中的全部突厥语词。其正文部分共有676页。

7.《突厥语词源词典》^③

1972年在伦敦出版,由英国G.克劳森爵士编纂。这是一部含有《突厥语词典》全部词汇资料的重要著作。

8.《突厥语词典》维吾尔文译本(三卷本)^④

1981~1984年在乌鲁木齐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维吾尔族知名学者伊布拉音·布穆提亚担任主编,米尔苏里唐·乌斯曼·伊敏·吐尔逊任副主编。

9.《突厥方言概要》(或《突厥语方言汇编》)(三卷本)^⑤

1982~198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伯特·旦考夫、詹姆斯·凯里翻译。其实,这就是《突厥语词典》英文译本,其中第一、二卷为《突厥语词典》原文的英译,第三卷是索引,并附缩微胶片。

10.《突厥语词典》哈萨克文译本(三卷本)^⑥

1997~1998年在阿拉木图出版,由哈萨克斯坦知名突厥学家阿斯哈尔·库尔玛特勒·伊盖沃拜翻译。

11.《突厥语词典》汉文译本(三卷本)^⑦

2002年在北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校仲彝等翻译。

此外,根据国外和国内有关文章以及网站披露的消息:《突厥语词典》俄文

①С.М.МУТАЛЛИБОВ.МАҲМУД КОШҒАРИЙ ДЕВОНУ ЛУҒОТИТ ТУРК Т.1-3 ТОШКЕНТ 1960-1963.

②В.М.НАДЕЛЯЕВ, Д.М.НАСЛОВ, Э.Р.ТЕНИЩЕВ, А.М.ЩЕРБАК.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ЛЕНИНГРАД 1969.

③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1972.

④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突厥语词典》译审小组译审:《突厥语词典》(一)(二)(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1983、1984年版。

⑤Mahmud al-kas̄yari,Diwan luḡat-Turk,Robert Damkoff James Kelly.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patr 1-3,Harvard University 1982-1985.

⑥АҚАР ҚҰРМАШҰЛЫ ЕҒЕУБАЙ.《МАХМУТ ҚАШҚАРИ ТҮРІК СӨЗДІГІ,1-3ТОМЫ АЛМАТЫ КАЛАСЫ 《ХАНТ》БАСПАСЫ 1997-1998.

⑦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